

“死前必读的1000本小说”——《卫报》
“25部经典推理小说”——美国推理作家协会

四次改编同名电影·百老汇舞台屡获殊荣之作

希区柯克最钟爱的悬疑小说 迄今最臻完美中文译本全新上市

【英】约翰·巴肯(John Buchan)◎著
李笃◎译

39级台阶

The Thirty-Nine Step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十九级台阶/ (英) 巴肯 (Buchan,J.) 著; 李笃 译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229-01402-5

I. ①三… II. ①巴… ②李… III. ①悬疑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7817号

三十九级台阶

SANSHIJIU JI TAIJIE

[英] 约翰·巴肯 著

李笃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刘美慧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4.75 字数: 96千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

托马斯·亚瑟·尼尔森

(洛锡安及边区皇家御前骑兵团)

我亲爱的汤米：

一直以来，你我都偏爱那种简单、朴素，美国人称之为“一毛钱小说”的惊悚、冒险故事。在这些惊险故事里发生的情节，既出人意料，又合乎情理，让人读来爱不释手。

上个冬天，我在病中读尽了我所有这类使人快意的藏书，于是决定自己也来写这么一本。现在你手上的这本小书即是其结果。我谨将它题赠给你，以纪念我们多年来的友谊，和那段比最离奇的故事还要离奇的日子。

约翰·巴肯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一个死了的人 / 1
- 第二章 送奶工上路了 / 18
- 第三章 爱好文学的小旅店主 / 27
- 第四章 激进派的候选人 / 43
- 第五章 戴眼镜的养路工 / 58
- 第六章 秃顶的收藏家 / 70
- 第七章 垂竿等候的钓鱼人 / 89
- 第八章 “黑石头”来了 / 103
- 第九章 三十九级台阶 / 113
- 第十章 滨海擒敌大结局 / 124

第一章 一个死了的人

那是五月里¹的一个下午。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，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，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。当时，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，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。如果一年前，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，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。然而现在，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。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，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。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，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，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，淡而无味。“理查德·汉内，我的老伙计，”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，“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。赶紧爬出来，逃到别处去吧！”

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²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，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。那时，我已挣了一些钱，不是很多，但足够我花了。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，准备好好好享受一

1 指1914年5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。——译者注

2 布拉瓦约，非洲南部的城市，在今津巴布韦。——译者注

下。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回来，再也没回过家。所以在我想象中，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。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，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。

可想不到，一到英国，我就大失所望了。才一个星期，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。不到一个月，就对饭馆、剧院和赛马、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。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，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。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。但看得出来，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，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，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¹声威的女士，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，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，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、乏味不过的了。就这样，在这里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，身强力壮，有大把的金钱可花，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，成天哈欠打个不断……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、最心烦意乱的人。于是，我开始下决心，要从这里脱身，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。

那天下午，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。我这样做，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，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。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，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。在那里，我一边慢慢啜酒，一边浏览晚报。报纸上全是

1 大英帝国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，新西兰和加拿大均属英联邦成员。——译者注

关于近东地区争端¹的消息。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从各方面看，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，他表现得光明磊落。而别的“演员”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。看得出来，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，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。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”。记得我当时就想，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？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？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，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，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？

大约六点钟，我回到家里，穿戴整齐，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，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。当晚的戏目很无聊，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。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。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，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。我走在人行道上，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，向前赶去。他们喧闹着、扰攘着，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，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。这些女店员、男职员们，光鲜时髦的男女，还有警察，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，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。路边有一个乞丐，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，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，也算是“同病相怜”吧。走到牛津广场时，我站住脚，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，做了一个决定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如果情况依然如

1 指当时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两次战争。这些战事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下文中的阿尔巴尼亚，即是在两次巴尔干战争间，于1913年各交战国间妥协所建立的新国家。——译者注

故，那我就抬脚走人，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。

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，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。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，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。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。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。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，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。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，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，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。

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，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。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。这是个消瘦的男人，褐黄的短须，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。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，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。

“能跟你说句话吗？”他说，“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？”他努力镇定着自己的声音，手却紧张地攥住了我的胳膊。

我推开门，让他进去。一跨进门槛，他就一下子冲进我的里屋——我一般在那里吸烟或写信——巡看了一遍，然后又蹦了回来。

“门锁好了吗？”他紧张地问，一边伸手把防盗门链闩上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”他低声地说，“我这实在是太过冒昧了。可是，你看来是个可以理解我的人，所以自从我撞上麻烦后，这一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找你。请问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”

“先说你的事儿吧，”我说，“我只能先答应你这一点。”心里觉得这人神经兮兮的，有点不大正常。

身边的桌子上有个盛着酒类的盘子，他伸手给自己兑了

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加苏打水，两三口喝了下去。把杯子放到桌上时，哐啷一声，杯子被撞碎了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他说，“我今晚太紧张，太狼狈了。你知道，就现在，我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！”

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”我嘴里调侃着，心里认定我面前的是个疯子了。

一丝苦笑掠过他拉长的脸，“我没疯，还没有。你知道，先生，我一直在注意你。我觉得你是个好人的，是个可靠的人，并且必要时不怕果断出手帮人，所以我要向你说出我的秘密。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帮忙！我想知道，我能指望你吗？”

“说你的事儿，”我说，“然后我会告诉你。”

他似乎努力着，让自己鼓起劲来，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讲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来。开头时我听不大懂他在说些什么，不得不止住他，问他问题，后来就慢慢听懂了他说的大概意思。

他是美国肯塔基州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混得还不错，后来便开始去周游世界。他干过写作，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做过战地记者，在欧洲东南地区待过一两年。他说他通晓多种语言，所以对那一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了解。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许多人的名字，都是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。

他告诉我，他一直在追踪政治新闻。先头是对政治有点兴趣，然后就变得身不由己、欲罢不能了。我听得出来，他是一个精明、不知疲倦的家伙，凡事都要刨根问底，有时竟会刨过了头，让自己惹上大麻烦。

下面就是他讲给我的故事，以及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。

原来，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，都还有大规模的地下间谍活动，由一批包藏祸心、极其危险的人物在操纵、运作着。他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间谍活动，觉得好奇、蹊跷，于是追踪了下去，然后就陷在里面，脱不出身了。据他说，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多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，他们总想制造动乱，发动革命。除他们之外，还有一拨儿想借此发财的金融家。这些聪明人在世界大乱、市场崩溃时总能获取丰厚利益。显然，欧洲各国火拼起来，打起仗来，正符合这两拨人的目的。

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，恰好解释了许多一直困惑我的问题——譬如不久前发生在巴尔干战争¹中的一些事：有些人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，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占了上风，同盟国和协约国是怎么组成、又怎么分裂的，战争的根源又在哪儿，等等。他还说，整个一系列阴谋的目的，都像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。

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。他说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就会为他们创造机会。一打起来，整个欧洲就会变成一个大炼狱，一个新的世界就可能从中应运而生。而那批资本家们，则可乘机大捞一把，靠战争造成的烂摊子大发其财。他说，资本是没有祖国、也没有良心的。还有，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是恨透了俄国的。

“你觉得不可理解吗？”他提高了声音，“犹太人三百

1 1912—1914年发生于巴尔干半岛上希腊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与土耳其、奥匈帝国之间的两次战争，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。——译者注

多年来一直受着压迫和摧残，现在正是他们翻身的机会。现在到处都有犹太人，不过你得深入到内部，到最隐秘的地方，才能见到他们。比方说，随便哪个条顿公司，这是德国人的大公司，如果你要去与它打交道，你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叫什么冯·亲王之类的年轻人，说一口英国伊顿公学或那劳公学出身的地道标准英语。但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，只是个一般雇员。如果你的生意足够大，那你就可能会见到他后面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将会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，这人眉毛下垂、下巴前突，一副粗鲁的做派。这该是一个能够拍板，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、画押的德国商人了。但是，如果你的生意的确非常重大的话，那你就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了。十之八九，你会被带去见一个矮小的、面色苍白的犹太人。他坐在浴盆似的椅子上，眨动着响尾蛇似的眼睛。是的，先生，他就是一个当下控制着世界的人，他手里的刀子正架在沙皇俄国的脖子上，因为，或者他的姨妈被他们凌辱过，或者他的父亲曾被鞭笞、流放在某个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我禁不住说，他这种犹太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发动战争的说辞，有点过时了吧。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他答道，“他们的确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。但驱动他们继续这样做的，是比金钱更重要的、用金钱买不来的东西，这就是人类争胜好斗的根本天性。你去打仗，会被打死，于是你就发明出‘旗帜’和‘祖国’之类的东西，说你是为它们而战，为它们而死的。你没被打死，活下来了，你当然就更迷上打仗了。那些愚蠢的士兵们在目前的战

争中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些愚妄的东西。这当然并不是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家伙们想要的，不过我们的这些‘朋友’出于长远的考虑，现在还没有打出手中最后的一张牌。他们的这张王牌正藏在袖筒里，如果我不能再活一个月去制止他们，他们就会打出这张牌，从而赢得胜利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？”我插嘴道。

“‘死亡乃通往永生之门（MORS JANUA VITAE）’嘛！”他微微一笑，（我听懂了他用拉丁语说的这句谚语，我就只懂这么一丁点拉丁语）说，“我待会儿再解释这个。在这之前，我得先让你明白许多其他的情况。你是常看报纸的，我想你听过康斯坦丁·卡洛里德斯这个名字吧？”

我一下坐起了身子。这正是我今天下午刚读到的名字。

“是他一直阻挡住了他们阴谋的实现。在这场国际间的斗争中，他不但高瞻远瞩，而且也是最为胸襟坦荡的人物。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，这批阴谋家们一直在跟踪、监视他。我发现了这件事。当然，这也不难，连傻瓜现在也猜得到。可我还发现了他们想要暗杀他的具体计划。这对他们是要命的事，所以我现在非死不可。”

他又喝了一杯酒，这次是我亲手给他调制的。我开始对这个前来求助的人产生了兴趣。

“他们没法在希腊搞掉卡洛里德斯。因为他有希腊北部依庇洛特人组成的卫队，非常勇猛凶悍。可是六月十五日卡洛里德斯要到伦敦来。英国外交部要在这里举行一系列国际茶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定在六月十五日这一天。卡洛里德斯将是这天的主客。如果我的那些‘朋友’——那些阴谋

家们——在这里得手的话，卡洛里德斯就再也回不到爱戴他的同胞中去了。”

“不过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”我说，“你只要通告他，让他待在国内不出来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这不就正中对方的下怀了吗？”他尖锐地问，“如果他不来，那他们就赢了，因为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扭转乱局的人。他现在自己还不大知道六月十五日的干系重大。如果通报了希腊政府的话，他可能真就不来了。”

“那英国政府呢？”我问，“他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客人被暗害吧？跟他们通报一下，他们就会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的。”

“不行。他们就是给全伦敦派满便衣侦探，把警力增加一倍，卡洛里德斯仍然会必死无疑。那些家伙们不是随便玩玩的，他们要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吸引全欧洲的目光。事后将有消息说，卡洛里德斯是被一个奥地利凶手杀死的。还会有很多‘证据’证明这个阴谋得到了柏林和维也纳的高层的默许。当然这都是卑劣的谎言，但全世界的人却都可能相信。我不是在故意耸人听闻，我的朋友。我是因为偶然的原因，才获知了这件阴谋的所有细节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宗暗杀可以说是自历史上保尔加斯家族¹以来，策划得最为周密的阴谋了。但是，要是有一个知道这事细节的人在六月十五日能活着出现在伦敦的话，这个阴谋就不可能实现。而这个人，就是本人，福兰克林·P·斯卡德！”

1 15—17世纪罗马教皇家族，以其成员在追逐权力过程中的罪恶和阴谋著称于史。——译者注

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个子了。他下颚紧合，一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。看得出来，他是个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的角色。

“你是从哪儿挖出这些事儿的？”我问。

“最先，我是在奥地利亚琛希湖边的一个小旅店发现了蛛丝马迹，于是便追查了下去，陆续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皮毛店、维也纳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、莱比锡的一个小书店里收集到了更多的线索。十天前，在巴黎找到了最后的证据。详细情形我就不细说了，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反正，当我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知道我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躲藏起来。于是我改名换姓，兜了个大圈子才来到了伦敦：我先是扮成一个时髦的法裔美国人离开了巴黎，又装成一个犹太珠宝商从汉堡乘船上路；到了挪威时我又变成了一个收集学术报告资料的英国易卜生学者；而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时，又成了专拍滑雪影片的制片人；最后到了伦敦，我又是从利斯来的生意人了，口袋里揣着一大沓木材纸浆造纸的计划书，准备登在伦敦的各家报纸上招商。一直到昨天，我都很有得意，觉得我的行踪隐蔽得很成功。然而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神色变了，抓起杯子连喝了几口威士忌。

“然而，昨天我发现一个人就站在这个街区外面的街上。我平常总是整日闭门不出，只在天黑后才溜出去一会儿。我从窗后注意观察了他一阵子，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。这人找我们的门房打听过我，昨天晚上我从外边散步回来时，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名片，我看了浑身一震：上面

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怕见到的名字！”

他眼中的神色、脸上真切的恐惧，让我确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。我问他准备怎么办时，我自己的声音也变得激动而高亢了。

“我这才知道，我已经像罐头咸鱼一样被他们封死在这儿了！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：只有去死！只有追捕我的人知道我已经死了，他们才会罢手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先告诉我那个仆人，说我病得非常厉害，再装成一副要死了的样子。这并不很难，我还是很会伪装的。然后我弄到了一具尸体——在伦敦只要知道路子，你总能弄到——搁在一辆四轮车顶上的大箱子里拉了回来，找人帮忙抬到了楼上我的屋子里。当然，我还得弄出各种假象，以便对付事后警方的调查，所以便先躺到床上，叫我的男仆给我配好一杯安眠剂，然后打发他回家。他还说要给我请个医生来，我毅然谢绝，说我最怕医生来搞什么用蚂蟥放血之类的把戏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便起来开始伪装那具尸体。这个死人身材和我一样，看上去是酗酒过度而丧命的，所以我便弄了许多酒洒在他身边。这人的下巴跟我的完全不像，会是个破绽，于是我用手枪开了一枪，把他的下巴轰掉。我也想到，明天也许会有人作证说听见了枪响，但我这一层楼没有邻居，所以冒这么一次险也罢。我把尸体套上我的睡衣，搬到了我床上，再把手枪搁在床单上，把四周弄得乱七八糟。然后我穿上一套准备好的应急衣服。我没有刮脸，怕留下痕迹。我想，试图离家到街上去，也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一整